

安徽文史资料

一九八五年第二辑
(总第二十四辑)

安徽人民出版社

安徽文史资料

(解放战争时期)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安徽省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 编

安徽人民出版社

1985年·合肥

王震等领导同志1948年给文蔚、

國立中央圖書館

[illegible]

卷之四

九上邦重
新校鵬震
+1月+0.0.

美鳳王
不 泣

日六十月一十

封面题签：张 恺 帆

封面设计：蒋 万 景

安徽文史资料（第二十四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安徽省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

安 徽 人 民 出 版 社 出 版
(合肥市回龙桥路1号)

安徽省新华书店发行 安徽省宿县地区印刷厂印刷

*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4.375 字数：93,000

1985年8月第1版 1985年8月第1次印刷

印数：

统一书号：11102·64 定价：0.70元

[限国内发行]

目 录

历 史 一 页	天明前后	
	——张治中将军在解放前后.....	余湛邦 (1)
	回忆张治中先生.....	陈灌芜 (26)
	爱国人士端木杰及“两航”起义.....	郑克勒 (29) 马元之
	张学良将军在囚禁中的片断.....	邵池翊 (36)
江 淮 英 烈	国魂不死	
	——张汇滔生平事略.....	侯鸿绪 (48)
	名著黄花 光昭荆淮	
	——怀远籍黄花岗烈士宋玉琳、程良传略	赵家林 (58)
	“六·二”惨案中周肇基烈士传略.....	吴少勋 (62)
	黄人祥烈士传略.....	鲍劲夫 (66)
	关于黄人祥烈士的一些情况.....	陈政齐 王泽农 (73)
	钮玉书烈士生平纪略.....	钮曾生 (77)
	赵达元守卫寿县以身殉职经过.....	胡文涛 (84)
	冯宏谦先生与我党合作共事记略.....	王德培 王纪晴 (86)
学 界 模 楷	爱国教育家李光炯.....	焦 木 (103)
	张月潭史略.....	《张月潭史略》编写组 (111)
走 向 光 明	杨友柏先生谈国民党96军起义	李雪松 邓醉白 杨维凡 (122)
	一个军统人员的叛逆	
	——我随110师起义的经过.....	刘惠生 (127)
补充	订正 质疑 (二篇).....	(135)

天 明 前 后

——张治中将军在解放前后

余 湛 邦

张治中将军是著名的爱国人士，他毕生致力于国内和平，是唯一没有同共产党打过仗的国民党将领。本文详尽介绍了他在解放前夕为谋求国内和平而奔走呼吁；当南京政府拒绝国内和平协定后，他毅然发表声明，表示态度，并极力促成新疆的和平解放；建国以后，他同党中央领导人推心置腹、肝胆相照，为共同建设新中国而努力奋斗。本文作者长期在张将军身边工作，因而所撰写史料详实具体，亲切感人。

兵败途穷 战犯求和

蒋介石自持在军队数量和物力财力上的优势，妄图用武力消灭民主力量，从1946年6月起悍然撕毁停战协定，发动全面内战，开始依靠美国提供的军事装备和经济支援，在各战场狼奔豕突，有时还自吹取得一些局部的胜利（如攻占张家口、进攻陕北等）；但曾几何时，连吃败仗，最后到辽沈、平津、淮海三大战役，竟至兵败如山倒，溃不成军。加之蒋管区政治、经济、财政、社会各方面全部崩溃，真是士气丧尽，人心失尽，

力量耗尽。

蒋介石眼看军事这一手不灵，于是又妄图乞灵于反革命的另一手——和谈。1947年2月和1948年6月、8月，蒋介石三次电召张治中将军面谈。第一次提出让张去延安，为中共所拒绝。第二次，张治中就国内形势为蒋作了详尽分析，劝蒋改组政府，放弃“戡乱”，实行停战，恢复和谈。蒋介石以为可以试探和谈，甚至先找苏联驻华武官罗申谈都可以，但绝不能停止“戡乱”，不能停战。他说：“一旦宣布停战，内部马上要分裂，让中共混进来，我们受不了。要等形势稍为好转之后才能谈和。”第三次，一谈又是几个钟头。张治中指出，形势已到最后关头，除了由蒋亲自倡导和平，放弃“戡乱”，别无它法。蒋最后说：“要和我就得下野，但现在不是我下野的时候。”而且就在谈话的第二天，总理纪念周上，还大骂主和的人是向“共匪”投降，甘心做“共匪”的奴隶，“贻害中华民族”云云。

蒋介石既然不愿意马上谈和，为什么又再三找张将军去面谈呢？这反映了他此时心慌意乱、极度矛盾的心理状态。

1948年3、4月间蒋介石片面召开行宪“国大”充当总统以后，局势每况愈下。5月初，张治中曾给蒋上了一封万言书，力言非和不可，暗示蒋须下野，让别人来谈和，蒋断然拒绝。后来，张治中和吴忠信密商多次，并联合张群一起向蒋进言，劝他暂时休息，蒋亦未同意。一直拖到年底，淮海战役完全失败，白崇禧发出电报，力主停战言和，同时对记者发表谈话，说只有蒋下台才能谈和。

时局至此，蒋已知无力挽回，不得不勉强同意“引退”，发表1949年元旦文告，表示愿与中共进行“和谈”。然而中共认为这是毫无诚意的伪装和平，根本不予理会。毛泽东在1月14

日发表的关于时局的声明中，提出以彻底消灭反动势力为基础的八项和谈条件。蒋介石从这八项条件中看到中共态度十分明确、坚决，而各方对他的元旦文告反应又极冷淡，知己不能再恋栈下去，于是在同年1月19日下午4时召开他最后一次的“御前会议”。参加者有张治中、张群、吴忠信、邵力子、孙科、吴铁城、陈立夫等人。蒋说：“我是决定下野的了，现在有两个方案请大家研究：一个是，请李德邻出来谈和，谈妥了我才下野；另一个是现在我就下野，一切由李德邻主持。”蒋说完后，大家面面相觑，半晌无人发言。事情本来很明显，蒋如不下野，中共怎会同意恢复和谈。李宗仁又如何能主持和谈？最后吴铁城说：“事关重大，是不是先召开中常会讨论一下？”蒋愤然说：“不必！我现在不是被共产党打倒，是被国民党打倒的，我再不愿进中央党部的大门了！”（这话很快传出去，南京市面上马上就有反应：国民党不是被共产党打倒的，而是被蒋介石打倒的！）最后蒋说：“好了，我决心采取第二案，下野文告怎样措词，请大家去研究。主要意思是：我既不能贯彻‘戡乱’的主张，又何忍为和平的障碍。”张治中当时提出文告可否请邵力子执笔。邵谦辞，蒋找了别人来写。1949年1月21日下午，蒋把中常委请到官邸，正式宣布下野。

这里还有一件事，可以看出蒋介石对和谈的用心。在他对中常委宣布下野之后，张治中因为逗留南京已两个月之久，心里惦记着西北，曾当面请求回西北去。蒋立即制止说：“那怎行，你一走，李德邻就会多心了。”张将军说：“我现在内心非常苦闷，我还是先回西北再说吧。”蒋正色地说：“我既然决定下野，以后就要谈和，你怎么能走？你应该听我的话！”在座的人也纷纷附声劝告：“你现在万万不能走！”显然，蒋为了达到下野后幕后操纵的目的，不仅需要李宗仁当傀儡，也需

要张治中等人按照他的意图去搞和谈。

漩涡中心 举足轻重

1946年至1949年这一期间，张治中将军的地位很特殊，可以说是处在当时政治漩涡的中心，许多人的眼睛都瞧着他。甚至陈诚在发出“三个月内击溃关内共军主力、六个月后全力解决东北”的狂言后，也曾到张治中家中征求意见。张治中问：“你有这个把握吗？”陈答：“如果六个月内消灭不了，那就永远消灭不了啦。”张说：“这不能算是个把握吧？”

张群在1947年担任行政院长时，也到张治中家中请教。张治中说：“建议你一定要把握两项政策：对外，改善中苏关系；对内，力求恢复和谈。两大政策实现了，你就成功了，否则一定失败！”隔了不到半年，张群又去问张治中的意见。张治中说：“你失败了。不但不能把握住两项政策，而且反其道而行之，下了‘戡乱’令，你应该不干这个院长。”张群皱着眉头说：“那有什么办法，党内空气是这样，院长职务辞不掉！”

后来孙科奉命组阁，找到张治中说：“你必须参加，否则，我不干。”张表示无能为力，敬谢不敏。事情僵住了。蒋介石对张治中说：“现在有两个方案：第一案孙任院长，你任副院长兼国防部长；第二案，孙不干，由你来组阁。”张治中知道事不可为，只答应在行政院内担任一个不管部的政务委员名义。

后来，李宗仁建议由何应钦接替孙科组阁，何不允，张治中拿着蒋介石写的亲笔信到杭州去劝驾，何也说：“你一定答应负起和谈的责任我才干。”

张治中这时候的心情十分复杂，精神上十分苦恼。他一方面已经断定国民党政权必败，战与和都无济于事；但另一方面又

和蒋介石的关系太深，而且觉得自己一向主和，现在出现谈和的机会又撒手不管，于情于理说不过去。于是不得不把和谈的重担肩负起来。

从李宗仁上台宣布愿以毛泽东提出的八项条件为和谈基础后，国内和谈空气渐浓。不仅一般群众渴望结束战争，早日实现和平，国民党方面亦在中共大军压境的情况下，希望和谈成功而停战，获得喘息机会。而国民党内的右派，主要是CC分子，到处开座谈会，打电报，大肆鼓吹所谓“光荣的和平”、“对等的和平、”“划江而治”、“马上停战”的论调，这些因素，都逼迫着为和平作准备的工作紧张进行。

首先是决定代表人选。李宗仁原提邵力子、张治中、黄绍竑、章士钊、彭昭贤、钟天心等六人。中共方面反对彭、钟，蒋介石表示可于北方籍的立监委中遴选一人，张治中推荐历来办教育，政治色彩不太浓厚的李蒸，李宗仁提名刘斐，凑成六人，中共表示同意。

其次是拟订和谈腹案。由何应钦亲自主持召开了多次会议，参加者除代表张治中、邵力子、章士钊、李蒸（黄绍竑不在南京，刘斐还未被任命）外，还有翁文灏、贺耀组、黄世谷、彭昭贤等人。而最重要的还是张治中的历次溪口之行。

溪口盘桓 进行摸底

张治中很清楚，蒋介石虽然“引退”回到奉化溪口，但事实上仍然遥控一切，没有他点头，什么也办不成；而且蒋还是国民党总裁，自己不能不去溪口见他。此行一则摸一下底，二则借蒋来压一压反共顽固派的气焰，三则劝蒋出国，使李宗仁能放手谈和。

张治中先后到溪口两次：第一次是1949年3月3日同吴忠

信一道去的。停留了八天，蒋见到他们的第一句话就说：“你们的来意是要劝我出国的，报上已经登出来了！”张、吴摸不着头脑，事后才知道这消息是李宗仁告诉甘介侯的，甘又泄露给中外记者。蒋跟着很气愤地说：“他们逼我下野是可以的，要逼我亡命就不行！下野后我就是个普通国民，哪里都可以自由居住，何况是在我的家乡！”最后还说：“我是一定不会出国的，我是一定不会亡命的！我可以不做总统，但做个老百姓总可以自由！”这一下，把张、吴的嘴巴封住了。只好把此事搁在一边，先谈别的。

据张治中当时回忆说，这八天之内，他、吴忠信和蒋介石每天早晚都在一起，上午谈、下午谈，逛山时谈，吃饭时谈，晚上围炉也谈，一切问题都谈到了。可是蒋对中共所提八条不太重视，谈话中仅涉及到其中的一、二、三、四、八条。对于惩办战犯问题，蒋、张、吴都认为无法接受；改编军队问题，蒋还念念不忘在重庆谈判时所提的“军队国家化”，主张双方军队保持一定比例，缩减到国防需要为度，三年之内完成；政治体制问题，蒋根本回避了“废除伪宪法”、“废除伪法统”的提法，只表示同意实行“政治民主化”和实现多党的民主政治；关于成立联合政府问题，蒋回避了第八条所提的主要内容，即召开没有反动分子参加的新政协会议，接收南京政府的一切权力，仅表示同意“三三制”或“六六制”，使国共双方在政府中保持同等的发言权。

蒋在谈话中还反问张、吴：“你们对八条还有什么意见？”张治中说：“南京方面有人希望划江而治，平分秋色；有人主张确保长江以南若干省份的完整，由国民党领导，如同东北、华北各地由中共领导一样。必要时让步到湖北、江西、安徽、江苏四省和武汉、南京、上海三市联合管理。”蒋说：

“七省市共管一节，不必由我们提出，中共恐怕还不是这样看法。”

张治中到溪口前，李宗仁对他说：“孙科要辞职，让你请示总裁谁继任好。”张向蒋汇报时，蒋说：“孙如被迫辞职，可以听他辞去，不勉强予以支持。”但对李宗仁提何应钦继任则坚决反对说：“何必一定挑选和我关系深的人继任？何况现在是备战求和，何应钦的任务仍以整饬军事为重，不要因此分心。而且从政治主张看，何任院长对和谈不便，甚至会产生不良影响。”但在当时情况下，李宗仁实在找不出适当的人选，天天来电话催张治中，经张、吴再三劝说，蒋才勉强同意。但何应钦则坚决表示不干，躲到杭州过他的六十寿辰。最后由蒋写了亲笔信交张治中，张于10日回南京后，约请顾祝同、白崇禧同去杭州，再三劝说，何才勉强答应。

同年3月29日，张治中第二次到溪口，带了和谈草案给蒋看，屈武同行。张治中先向蒋作口头汇报，然后呈上和谈草案。蒋看后不表示意见，只是说：“你这次负担的是最艰苦的任务，一切要当心！”第二天离开时，蒋从山上住处亲送张至溪口，边走边谈，最后还一再重申：“愿意和平，愿意终老是乡。”张治中听了兴奋地说：“总裁此话对和谈是很有帮助的，也可以消除党内的分歧，不知可否在报端发表？”蒋答：“你斟酌吧。”当天晚上回时南京，张治中命我写成新闻稿，第二天各报同时登载。

回程中由溪口坐车到飞机场，屈武和蒋经国同车，分手时小蒋对屈武说：“文白先生太天真，现在还讲和平，将来是没有好结果的；我看他会死无葬身之地！”老蒋说：“一切要当心！”小蒋说：“会死无葬身之地！”两句话合起来看，就可清楚地看出蒋氏父子对和谈的看法。回京后屈武把小蒋的话告

诉张治中，张生气地说：“你为什么当时不说？我是要当面教训他的！”

北平和谈 遭蒋破坏

在一切准备工作完成之后，张治中预订4月1日赴北平。当时他的心情和态度，可以从下面一个插曲中看出。飞平前夕，上海《新闻报》领导人，也是张的老朋友俞树立先生来见，笔者曾陪同晤谈。

“看来，当前确是‘山雨欲来风满楼’，您的看法怎样？”俞问。

“是的，当前形势确是十分险恶。”张答。

“您看，现在才谈和，是否迟了些？”俞问。

“太迟了！从抗战胜利后，我就无数次地口头和书面向蒋总统进言，极力主张和谈，未蒙采纳。去年6月在延安、11月在南京，两次向他痛切陈词，还是没能说服他。他一再说：

‘我现在不能讲和，要和，我就得下野，但是现在不是我下野的时候。’”张说完，长叹一声。

“您看和的可能性怎样？”俞又问。

“您知道，我是一生主和的人，对国内和平存着痴心梦想；但是当前形势太险恶了，我只能是知其不可为而为之！”张脸色忧郁，心情显得十分沉重。

“您不是到溪口去了吗？到底怎样？”俞问。

“一切方面，一切问题都说过了，临别时蒋从山上住处一直送我下山至溪口，一再表示愿意和平，愿意终老是乡。”张言下有些兴奋，脸上闪过一丝希望的笑意。

“您对中共的估计怎样？”俞问。

“形势太险恶了，我们很少有回旋之余地。中共的态度从

八条基础条件就可以窥见一斑。我们只能知其不可为而为之了！”

我们是1949年4月1日上午由南京起飞的，途经青岛，下午三时就到达北平。一下飞机我就觉得有点纳闷，中共代表没有一个人到机场迎接，询问之下，知道仅中共代表团秘书长齐燕铭、北平市军管会秘书长薛子正到场。到达住处六国饭店时，又看到“欢迎真和平，反对假和平”的标语，心下更是纳闷。

下午六时，中共代表团设宴款待我们，饭后各代表分别交谈。周恩来、林伯渠同张治中、邵力子对谈。出乎意料之外，一开始周就向张将军提出抗议：你到北平前为什么要到溪口去见蒋介石？你这样做，客观上起到了加强蒋的地位，混淆视听、妨碍和谈的作用。同时也充分证明了蒋所谓下野是假的，实际上他还在幕后操纵控制。张治中对此详加解释，但未能使周满意。周最后说：“不管你怎么想、怎么说，只能说明蒋还在操纵指挥、说明你们不是真要和平，这种由蒋导演的假和平，我们是不能接受的。”

周恩来又问：“我们的广播，你们想必早已听到，已带来实施八项条件所必须的材料吗？对和谈有无具体意见？”张治中答：“我们没有具体方案，想听听你方的意见——当然，是以八项条件为基础。”周说：“这是前提，是没有疑义的。我们设想，采取今晚这样个别对话的方式，双方充分发表意见。如果可能，经过几天商谈之后，提出成熟的书面意见，供双方讨论。现在国内外都希望早日实现和平，这是不能拖延的。”

4月2日至7日，双方代表继续个别对话，交换意见。在此基础上，从8日开始，毛泽东主席在香山双清别墅分别会见由张治中率领的国民党代表团的六位代表。

毛泽东会见张治中时，满面笑容，首先握手致谢说：“谢

“谢你在重庆时的热情、殷勤接待。”事后张治中告诉笔者，那天谈话时间很长，他曾经根据和谈草案以及两次去溪口和蒋介石谈话时的内容提了一些自己的看法。关于战犯问题，张治中说，蒋已下台，一切交由李宗仁总统主持，并表示愿意和平、愿意终老家乡，为使和平得以实现，希望战犯问题不要再提。毛泽东表示：可以考虑宽大处理。关于联合政府问题，张治中提到重庆旧政协所讨论的政治民主化原则以及当时达成协议的具体方案，如按此办理，国民政府可将权力移交给新的政府。毛泽东表示：联合政府还不知何时才能成立，在这段期间，南京政府可以照常行使职权，不要散掉了，不要大家都跑了。关于今后建设问题，张治中表示：国民党执政二十多年，没能遵照孙中山遗教进行建设，愧对国家人民。今后是你们执政了，你们怎样做？责任是重大的。毛泽东说：“今后我们大家来做，是大家合作做的。当前最重要的是大家共同一致来结束战争，恢复和平，以利在全国范围内开始伟大的生产建设，使国家和人民稳步地进入富强康乐之境。最后，张治中详细地谈了他在外交上倾向美苏并重的一贯主张。

在谈判期间，还有几件值得一提的事。第一件是李宗仁致电毛泽东主席，表示了恳切谋和的心意，说要：“排除万难，决心谋和”，对战犯问题，他表示“纵有汤镬之刑，宗仁一身欣然受之而不辞。”第二件是国民党中常会在CC分子左右之下致电张治中和代表团，要求务必坚持所谓首先停战，维持旧法统，维持自由生活方式，平等整编军队等条件。第三件是CC分子利用立法委员、国大代表、群众团体，拍通电、发宣言，要求所谓对等和平、政治民主、经济平等、社会安全、生活自由，制造舆论，对张治中和代表团施加压力。第四件是张治中考虑到蒋介石留在国内终必为和平的障碍，又写信给蒋介石，

列举利害得失，劝他坚决出国。

商谈到4月12日，各方面的问题都大致谈透了。13日早晨，周恩来送来中共所拟《国内和平协定（草案）》，并通知于当晚在中南海勤政殿举行正式会议。张治中马上召集代表团人员逐条研讨，提出若干修正意见。晚上开会时，首先由周恩来作详细解释，张治中提出一些修正意见，并表示：“这次我们来和谈，没有别的意思，只希望国家经此划时代的转变后，能够避免再牺牲，再破坏。”“国民党政权当然是完了，今后国家的责任落到你们肩上，我谨以至诚至敬之心，希望中共能从此领导国家，达到独立、自由和民主的目的，并建设国家，臻于富强康乐之境。”

会后，中共代表团对张治中和代表团所提四十余处修正意见逐一考虑，尽量采纳，于4月14日拟出《国内和平协定（最后修正案）》，通知当晚仍在原处开会。周恩来对修正各点加以说明后郑重提出：“这个协定是最后定稿，4月20日以前同意即签字，不同意即渡江。”张将军说：“由于时间仓卒，还是要慎重研究后派人去南京请示。”最后，他说出了蕴藏心底的最沉痛的话：

“国共两党的斗争，到今天可告结束了。谁胜谁负，谁得谁失，谁是谁非，当然有事实作证明，也自有历史作评判。

“孙中山先生去世二十四年了，我们还没有把中国变成自由、平等、独立的国家，……我们实在感到惭愧和羞辱！”

“国民党对待中国共产党实在太狭隘，胸襟和态度都狭隘，……我们应该做一个自我反省，认识错误，感到惭愧，转变过来。

“我们应该把眼光放大些，胸襟开阔些，重新合作，这才是国家民族之福。……我们对继往开来的历史责任，实在远大

得很。我们应该适应时代，创造时代，使中华民族永远独立于世界之上。”

“最后，我没有别的，只有祝愿两党过去的一切芥蒂，一切误会，一切恩怨，永远结束，过去的让它过去。我们应该把眼光放大些，胸襟放宽些，来迎接这个新时代，共同担当伟大的新的历史责任。”

会后立即派黄绍竑和屈武带了代表团同意了的《国内和平协定》回南京去。李宗仁看了表示犹豫，白崇禧坚决反对，何应钦、顾祝同马上转告蒋介石。蒋拍桌大骂：“文白无能，丧权辱国！”《国内和平协定》为南京政府所拒绝。至此和谈失败、代表团的艰苦努力付诸东流。1949年4月20日深夜中共百万雄师浩浩荡荡地渡过古称天堑的长江。

冲破束缚 走向新生

谈判破裂，张治中考虑到自己是首席代表，理应回南京“复命”，南京政府也说不日派飞机来接。

在这关键时刻，中共首席代表周恩来特来看望张治中和代表团成员说：渡江已经完成，随着形势的发展，仍有恢复和谈的可能，请大家留下来为和平而继续努力。还说：你们不管回到上海或广州，特务是会不利于你们的。此时大家耳边响起了上海特务头子毛森和谷正纲之流的声音：凡是主和的都是秦桧，要用手枪对付他！张治中还是重复他要回去“复命”的理由。周恩来恳切地对他说：西安事变时我们已经对不起一位姓张的朋友（按：指张学良），今天再不能对不起你这位姓张的朋友了。词意诚恳、真挚、温和而又坚决。同来的中共代表林祖涵、李立三还对代表团成员说：“即使全面的和平不可能，也会出现各地局部的和平，你们留下来，也就是坚持和平的主张，对